

物讀學文年青佳最

保姆

文烈黎



社版出友好

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出版

實價國幣一元四角

保 姆

印翻准不 * 有所權版

著 者 黎 烈 文

發 行 者 好 友 出 版 社

代 售 者 神 州 國 光 社

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街四號

分 銷 處

上海

香港

光明書局
中國圖書公司
兄弟雜誌公司
開明書店
大公書局
會文堂書局

星加坡

吧 坡

百新書局
星羣書局
上海書局
美興公司
正明書局

泗水
北平
漢口
濟南
天津

中國書店
自強書局
東亞書局
東方書社
勵力出版社

代序

青年人爲國家社會之基礎，爲建設新社會的原動力；尤其是在今日之中國，更需要青年來負此重任；因此凡青年應人人因自愛自重，充實自己的智識，道德，體格，來做將來新中國社會之棟樑。青年人對國家社會既負此重大責任，也就應該盡量向着求智方向勵進。

但是求智到底向那條路進發呢？到底讀那類書呢？學術書不是兼太枯燥，就是本人學力不夠，看不明白。因此青年人選擇書本到成了最重大的問題。偶一不慎，往往讀到一些「歪曲」思想的書，把自己的思想也「歪曲」起來，實在爲害不淺。

本書集載短篇小說十二篇。雖屬小說體材，而思想之高超，實有勝於一般青年修養書籍，其中如「慈悲的黑夜」，「永遠的悲哀與詛咒」，寫海濱風物，宛然

代 序

在目。「保姆」與「犧牲」二篇，見解之高超，決非一般思想所能及，具有極大反封建的力量。而「覺悟者的末路」尤覺悲壯生動。其他如描寫家庭之黑暗，社會之畸形，均能形容盡致，實爲一有趣而更具有新思想的作品。

一九四一、三、十五·於好友出版社編輯室

目次

慈悲的黑夜.....	一
保姆.....	五
覺悟者之末路.....	一四
舟中.....	二九
還鄉之感.....	五二
一幕悲劇的回憶.....	八二
永遠的悲哀與阻咒.....	九二
塌鼻子騰騰的故事.....	一三五
鄧營長.....	一四六
四月的叫夜和尚.....	一五八
犧牲.....	一七一
決裂.....	一八七

慈悲的黑夜

——此文呈於亡友蒙健工蕭蕭成兩君之靈——

好容易，才盼到慈悲的黑夜，漸漸把這濁世遮開！我將電燈旋黑，獨在房中，呆呆地想。一忽兒睡倒椅上，一忽兒起來徘徊走着。我的神經已經錯亂，我的心也要破碎了。我並不是在起什麼野心，以及一切不道德的念頭。我不過得到一個朋友的死訊。——一個很普通，短期相交的朋友的死訊。——但祇這可悲的死訊，來得很突兀出我意外罷了。

當榕城先生以這朋友的死訊告訴我的時候，他那莊嚴的臉色，予我以五分^一的保證，表示這消息並無訛誤。不過我心中總發生一種疑問：他會死嗎？他真死了嗎？

我這時忽然回憶我和這死友相敘時的光景：我想到他那溫和的面貌，誠篤的性格，以及他與我談話所表示出來的偉大的抱負，和他那很有希望的境遇，我總覺得他不會死，也實在不應該死。但是他竟死了！他竟短命死了！

我還記得我和他同居海濱，每當那夕陽西下，餘霞滿天的時候，我倆總形影相依，同在海岸散步。有時潮水退落，我倆就跑到海濱礁石上，坐着，睡着，高歌狂笑着。當走過那半乾半溼的沙灘時，設或遇見一兩只青蟹，——或他種海生動物——我倆一定捉着玩弄。我倆很感謝自然界予我們以許多快樂的資料。不過我們個人的境遇不同，不能常在一塊兒生活，沒有多久，我就離開了海濱。現在想來，這麼良辰美景，真是不可再得啊！

我又追溯起：我倆有時在海岸遇見許多荒塚，沒有掩土的棺材，被潮

水浸壞了，枯骨散亂一地，也沒有人收拾。我倆嘗因此發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悲感，不知道人生的價值在那裏？人生的真義是什麼？

咳！現在他不是已經加入那些荒塚裏去長眠了嗎？不是已經和那些骷髏爲鄰了嗎？將來又有誰人見着他的枯骨，和我們發生同樣的感慨呢？

哦！我不想了。我再想，我心裏火山一樣的潛熱，就會要飛騰出來，把我的身體炸毀了。我去睡罷！我去要求我那慈悲的黑夜，引我到一個寂靜無人的世界去生活罷！

.....

我這時雖然睡在牀上，但是翻來覆去，不能一刻安寢。我看見那海濱許多的骷髏，都在我牀前，向着我做些不規則的舞蹈。我這時恐怖到了極點。但是，不久，那些骷髏都不見了，我的死友來了。他並沒有死，他和我生前一樣衣着，他很懇切的和我說話：

『我們人類應該絕對的服從自然啊！自然的勢力多麼偉大呀！他既創造了萬物，便可以愚弄着萬物，更可以毀滅掉萬物。我們人類的智慧，無論如何發達，但決不能超過自然的勢力範圍以外啊！因為我們人類生死的權衡，都是操於自然呢！』

他話才說完，忽然不見了。祇有一輪明月，從那慈悲的黑夜跑出來。他是引我們到光明的路上去的嗎？

保 姆

每一次飯後，我的家庭裏，總有一個小小的談話會。這種非正式的談話會，並沒有什麼作用，不過一家人勞動了半天，趁着這個時候，團坐一塊兒，抽煙，喝茶，說說笑笑，休息一會兒罷了。

可是當我出門多年，剛由遠方回去的那幾天，這種談話會，就越見起勁了。上海的繁華哪，海濱的風景哪，累得我說了又說。我自己因為多年別離，忽然享受這種溫和融洽的天倫之樂，也就不惜口舌之勞，竭力去引起家人的快樂。

保
姆

一天，午飯剛才吃完，當我們照例開那個談話會的時候，忽然門外狗叫。小弟弟跑出去一看，即刻回來說道：『王大嫂帶了她那沒爺崽（即沒有父親的兒子。湖南土話。）來了。』母親聽了，縐着眉頭說道：『這不

怕醜的東西！」

隨後王大嫂走進來了。那時天氣很熱，他穿的一身粗夏布衣服，汗溼了一半。臉上被太陽曬得紅紅的。另外一個三四歲大的孩子，赤膊赤腳，他那膚色，就像一個剝皮的老鼠。

王大嫂雖很恭敬的向家人們問候，但是家人們一個也不和她親熱，大家冷冷的，好像她來是擾亂了我們的快樂似的。我的母親，首先就躲到房裏去了。其餘的人，也就一個一個漸漸地都跑開去。這時陪她坐着的，祇有我和小弟弟。

我看她那樣子，真不安極了。我和她寒暄道：「今天真好熱呀！我在上海從來沒有這樣熱過。」

她沒回答我。也許是她不會聽到我所講的話。她祇不住的把手巾在臉上揩去那一顆顆的汗珠。過了一會，才很侷促地看着我說道：「大寶寶！」

我今天本不應該來的。像我這樣的人，當然是要被人家瞧不起的。但是不曉得是什麼緣故，我聽說你回來了，我總忍不住要來看看那個我所哺大的人。我爲這事，躊躇了兩天，末後竟像有人驅遣我一般，自然而然的走到這裏來了。我自己都很奇怪我自己呢！」

我聽她仍舊叫我的乳名「大寶寶」，不覺引起我那兒童時代的回想。我生下來就吃她的乳，一直吃到三歲。但是那都是母親告訴我的，當時的事，我自己一點也不知道。我所能記得的，就是四歲以後，她雖不哺我的乳，却仍舊做我的保姆，她鎮天的抱着我，并且常常吻我，晚上我也同她一起睡覺。最使我難忘的，就是冬天的晚上，她把我撲在懷內，使我得到一種奇妙的溫暖，她簡直比我母親還要親愛。祇可惜我這樣幸福的生活，僅能繼續到十歲。那時她雖仍舊僱用在我家裏，可是我因爲學齡到了，要入學校讀書，不得不和她離開。以後雖在假期回家，仍能時常相見，但是

比從前不同多了。她不吻我了；我幾回想去吻她，却總被一種奇怪的無形的東西所制止，覺得這事有些不對。她從此也就永不要我同睡。當我在小學校裏過那種單調的生活，每個冬天的晚上，我總得回憶到她曾經給我的溫暖。光陰一天一天過去得很快，不久，我就十五歲了。那時她忽然死了丈夫。她丈夫王大也是給人家做僱工的，和她曾經生一個孩子，半歲就夭殤了，她從那時起，就來我家哺我的乳，以後再也沒有生育。她丈夫死時，也沒一點兒遺產給她，她爲生活所迫，更不得不在我家做長久的傭婦了。當我出門時，她還在我家裏很勤快的操勞着，家人們也沒有一個不喜歡她，稱讚她。但是後來呢？咳！我想到這裏，我想到我家人所告訴我的那些話，我不覺抬頭望了她一下。這時她也注視着我，她好像已經知道我那隱微的感想，她淒悽的對我說道：「啊！大寶寶！你也不理我了……」

好奇怪！她講這話的時候，我覺得她那眼睛，已經飽含着晶瑩的眼

淚。她這不會流下的眼淚，竟使我拋棄一切輕視鄙厭的惡念。我覺得她仍舊是我親愛的保姆。我對她說：『不！決不那樣……我是很可憐你的。』

她聽了我的說話，好像得到一些安慰，微微地苦笑一下。這時，我的小弟弟和她兒子頑得很高興。一會兒，小弟弟對那孩子說道：『來！沒爺崽！你到我房裏頑去。我有一架汽車，是哥哥從上海帶給我的。汽車上面還有一枝五色國旗呢！』那孩子起先很忸怩着，末後也就被小弟弟拉着跑去了。

王大嫂聽到小弟弟叫那孩子做「沒爺崽」，很受刺激，面上紅一塊，白一塊，表現出又羞又惱的樣子。

我問她道：『他有三歲了嗎？』

她沈吟一會兒，才答應我說：『是的，今年恰好三歲了。』她又說道：『大寶寶！我的事情，你一定都知道了。我很慚愧！你是我哺大的，我不

瞞你。當我有孕的時候，我是何等的苦痛呀！我想，我以後一定沒有臉見人了。我將被一切人們所羞辱。我不如自盡罷！可是我終歸沒有這種勇氣。當我生他的時候，有許多人勸我把他溺死，或是偷偷地送給別人。我想，溺死一個嬰孩，這是何等的慘酷呀！我寧肯犧牲我自己一生的幸福，決不做這樣殘忍的事。至若送給別人，我以為這也不必，因為我的醜名，並不能因此免去，倒不如留在身邊，做我下半世的伴侶。我可以在寂寞無聊的生活裏得到一個安慰，這不也是很好的事嗎？可是如此，這「沒爺崽」的名字就永遠逃不掉了……」

我說：「這個不算什麼，這是和你沒有關係的。」可是我嘴裏雖這麼講，我心裏却很奇怪她那樣開誠布公的說話。我記得家人們告訴我，她怎樣變壞，當我出門沒有多久，她就和我家一個廚子羅滿，幹出不好的事情。她起初隱祕着，說她自己是害鼓脹病。家人們因為素來信用，也絕不

疑她有別的。及至後來要生產了，她才說出實情。那時，我家以她是個寡

婦，竟幹出這樣醜事，又根據迷信，不能容她在家生產，將來怕不吉利，於是趕忙把她送回家去。那個廚子羅滿，也就不告而去，後來聽說他逃在遠方做工去了。我想到這裏，忍不住問她道：「你不恨羅滿嗎？」

她對於我這個問題，並不生氣，很堅決的回答道：「是的！我不恨他；但是我想，我們這孩子長大的時候，一定會要恨他。爲什麼呢？因爲我和他的事，我自己要負一半責任，不能完全怪他。但是我們同時對於這孩子，也應該每人擔負一半責任，既不能完全委在他身上，也不能完全委在我身上。可是現在呢？他不是逃到無影無蹤，把這責任完全委在我身上了嗎？因此，害着這孩子，得了個「沒爺崽」的醜名。所以我說這孩子長大的時候，一定會要恨他。」

她這樣激昂的說着，使我的靈魂都要感動了。彷彿愛倫凱在告訴我，

她是神聖呢！

經過一個小小的靜默，我又問她道：「那麼，你到底是愛羅滿嗎？」

她說：「不！決不。我敢說：我永遠不會愛他。我知道他也永遠不會愛我。我們的事情，本來是很道德的，可就是因為沒有這個，——愛——才變成不道德喲！」她說到這裏，忽然把手掩在臉上，哭起來了。「咳！天啊！我真不曉得我自己怎麼會幹出這宗事情出來……」

我也再忍不住了，我也哭起來了。「啊！可怕的性慾的支配呀！」

家人們聽見，都很奇怪，跑來圍住我們，帶着譏笑的口吻，問我們是什麼一回事。那個可憐的孩子，——沒爺崽——也離開小弟弟跑來了，他見他母親哭着，便跟着大哭。

王大嫂被衆人看得不好意思，立起身來，預備回去。一面揩着眼淚，對我說：「大寶寶！我對不起你，惹了你的傷心。但是我今天能夠見你一